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海公案 第六十回 臣忠士鯁萬古同芳

卻說雪娘隨了差官，回到京城，差官將莫懷古的首級呈了。湯裱褙此時亦在旁。世蕃驗看畢後，令裱褙驗看。裱褙看了道：「此不是莫懷古的首級，此乃是其僕莫成之首級也。」世蕃便問：「何以分別？」湯裱褙道：「懷古須長，左耳有痣。今首級須短而耳無痣，此其僕莫成之首級也。」世蕃大怒，即時差廷尉往黃家營去拿問戚繼光進京，自不必說。

再說那湯裱褙便向世蕃乞雪娘為妻，世蕃即以雪娘賜之。

是夜，湯裱褙大醉，正欲與雪娘成親。不料雪娘身懷匕首，就帳中刺之，旋亦自刎。次日，人報雪娘與湯裱褙皆以刀死，世蕃不勝驚訝，只得著人收殮。

及至提到戚繼光到京，責以假首之事，繼光探得雪娘已死，遂堅不承認。世蕃因見湯裱褙已死，無可對質，況是私事，只得罷了，仍放繼光回任。後來莫懷古之子，於隆慶年間及第。

莫成之子得莫夫人視如己子，教令讀書，亦中進士。那莫懷古自從得脫，竟不敢回家，由粵逕航海逃難而去。後聽嚴家父子破敗逮罪，方才敢回家中，此是後話。

再說嘉靖皇帝，一日染病沉重，自知不起，乃召嚴嵩等人入內，以太子托之。遺詔仍以嚴嵩為相國。嵩等受命訖，帝大叫一聲而崩，壽享六十二。當日文武百官，請太子掛孝，停梓棺於正殿。過了三天，嵩等秘不發喪。

張皇后聞知，不勝優懼。即召一班舊臣，奉太子即位於柩前。改元隆慶，尊母張后為皇太后，立妃袁氏為皇后。葬帝於恭陵，頒詔大赦天下。嚴嵩等心中不安，屢請放回田裡。帝不准，仍命兼丞相事，拜海瑞為文華殿大學士，遣使往迎。

再說海瑞自到南京，諸務悉心盡理，處事亦屬和平，即諸王亦多敬服。光陰迅速，不覺在任三年。

這天，海瑞正欲請旨陛見，忽接哀詔，海瑞大哭，即與文武掛孝開喪，設位遙祭。海瑞聞得新君登極，即修本遣使，參奏嚴嵩父子之罪。海瑞心憂嚴嵩危國，又不得進京面奏，遂終日憂心如焚，不覺染成一病，乃對夫人曰：「我不幸，今與你中道分別。我自出仕以來，歷任封疆，卻未曾受民間一絲一線。

今有紅袍一件，貯於箱中。倘我死後，當以此袍為殮，亦表我生平之耿介也。」

說畢而終。夫人大哭，即遵遺命，將此大紅袍蔽瑞之屍，備棺而殮。諸王聞知，各皆悲泣，俱來弔唁。張夫人搜檢行匣，竟無分文，遂不得還鄉。諸王飛章具奏。

且說齋恩旨之使，一日到了南京，聞知海瑞已死，歎惜不已。回京復命，稱說海瑞一身別無長物，臨殮只有大紅布袍一領蔽屍。其家眷貧不能回粵，現在南京落魄。天子聞奏，念其忠勤耿直，敕賜諡曰忠介，命本省撥帑項銀一萬兩，送海瑞靈柩回籍安葬，追贈少保。及聞海瑞奏，乃參嚴嵩父子之事，旋有許多廷臣參劾嚴之黨羽，天子大怒。立下嵩與世蕃、張、趙等於獄，百姓無不歡喜。從此天下肅靖矣。

後人有待贊海公之忠心愛國，其詩曰：正氣貫天日，艱難國運時。

忠心盟白水，赤膽古今稀。

又有短章以贊之云：

五指靈鐘岳，華芳冠四時。

如撐憑指掌，得此可掙持。

時有顛道人，有無題詩十首：其一——簾花影拂輕塵，路認仙源未隔津。

密約夜深能待我，膽大心細善防人。

喜無鸚鵡偷傳語，剩有流鶯解惜春。

形跡怕教同侶妒，囑郎見面不相親。

其二慚愧題橋乏妙才，枉將心事訴妝台。

津非少婦偏能妒，山豈彭郎易起猜？

底事妄傳仙子降，何曾親見洛神來？

勸君莫結同心帶，一結心同解不開！

其三惺惺最是惜惺惺，倚翠偎紅兩乍停。

念我驚魂防姊覺，教郎安睡待奴醒。

春寒被角傾身讓，風過窗櫺側耳聽。

天曉餘溫留不得，隔窗密約重叮嚀。

其四迴廊百折轉堂坳，阿閣三層鎖鳳巢。

金扇暗遮人影至，玉扉輕扣指聲敲。

脂含重熟櫻桃顆，香解寒衾荳蔻梢。

傍燭笑看屏背上，角巾釵索影先交。

其五窗外聞勢竹聲吟，暫將小別亦追尋。

羞聞軟語情猶淺，許看香肌愛始深。

他日悲歡憑妾命，此身輕重恃郎心。

須知千古文君意，不遇相如不聽琴。

其六窗外聞聲暗裡迎，胸中有膽亦心驚。

常防遇處留燈影，偏易行來觸瑟聲。

條脫光寒連臂戰，湯蘇春暖放鉤輕。

枕邊夢醒低低喚，消受香郎兩字名。

其七聞說將離意便愁，情郎無計淚交流。

身非精衛難填海，意是游魚任釣鉤。

錦衾角枕淒涼況，從此相思又起頭。

影散落花隨馬勒，同仇心事怕逢秋。

其八知郎無賴喜談諧，極決承歡事事偕。

學畫鴛鴦調翠黛，戲簽蝴蝶當荆釵。

減儂繡事來磨墨，助我詩情坐向懷。

百種溫柔千婉轉，不留蹤跡與同儕。

其九對面歡娛背面思，人生能得幾多時？

盟心好訂他生約，咬指難書薄命詞。

相思滿腹憑誰寄？淒涼猶恐被人知。
強笑暫將愁悶解，前事回思自覺癡。
其十同心好疊寄書函，字字簪花細細緘。
紫鳳已飛空寄曲，青蠅雖小易生讒。
半矜秋水懷新月，遍體餘香借故衫。
安得射來雙孔雀，教他帶綬一時銜。

後人只錄十首，以志其意。後來皆以《大紅袍》一書為美談。不知海公乃是當時杰士，千古忠臣，死而後已，則作書者亦從此而已矣。我深怪今之說《大紅袍》者，則以海公遇事輒奏，如做知縣時，便劾嚴嵩，孰不知尊卑有分，不得妄奏哉！

又以海公審斷宮闈，以何妃生子不為王裔，嚴嵩故陷西宮，海公令滴血以驗真假，此真所謂村野之談。縱帝宮闈不淨，亦不於嚴嵩主政之得奏帝者。海公又何從不審之？至於明遣刺客，而賴何氏，則更荒唐。誰道竟無其事，則不必更有其文！以史校之，竟無何氏在宮，亦無何太師，究竟何人？官居何職？一派胡言亂語，殊堪笑煞！故特標明，免愚者為其所惑，而玷我海公也！

夫人臣事君，宜得際遇。若非其時，則徒有鞠躬盡瘁之心，偏乏言聽計從之日。所以得際遇者，嵩也。其不合時宜者，海公也。海公秉丹心於方寸，而帝雖知公之賢之忠，而言不曾確聽，計不曾確從，此亦公之時與命也！嵩之遇帝三載三遷，驟秉鈞衡，旋晉太師，數十年如一日。雖有繼盛等之劾奏，而留中不發，卒得安享，此所謂得其時者也！至於世蕃恃父之勢，肆其凶橫，無所不至，竟至誣陷親王，污辱秀士，擅殺大臣，惡貫滿盈。父子不敗於嘉靖之朝，而敗於隆慶之日，可謂成敗有時者也！人幾疑其倖免，而隆慶誅之，始快人心。不然讀書者至此，則不禁喟然而歎，慨然廢卷矣！